

· 評 劇 ·

相思樹

紀 華 著



遼寧人民出版社

時間：戰國

地點：宋國

人物：韓憑，二十一—二十五歲，宋國書生

貞夫，十七—二十二歲，韓憑之妻

韓母，五十多歲，韓憑之母

陳老伯，五十多歲，胸夫

宋康王

梁伯

內侍

四武士

四宮女

書僮

安兒，韓憑的書僮

第一場

人物：韓憑、貞夫、韓母。

時間：春。韓憑、貞夫婚後不久。

地點：韓憑家。

佈景：韓憑書房。正左角有門通外，右側面有門通韓憑夫妻臥室。書房內有簡單的書櫥、桌椅、整容鏡等陳設；書櫥下角放有梳妝用具。開窗，可見院中的樹木花草。

（幕啓，貞夫艷裝端茶具上。）

貞夫：（唱）清晨起侍奉了高堂婆母，

再陪夫君去讀書。

（見韓憑不在，放下茶具，摘下鏡子）

面對菱花打開青絲髮，

別驚動他我先把頭梳。

（韓憑從臥室出，悄悄地走近貞夫，細細端

詳。貞夫發現韓憑，忙一回頭，韓憑躲向窗
前，裝若無事。貞夫暗笑不語。）
韓憑：妙哇！

（唱）良宵一去留不住，
轉眼朝霞透窗戶。

（推開窗子）

（白）貞夫，你看！

（唱）細雨初晴草兒綠，

花枝兒上的塵土半點兒皆無！

貞夫：（唱）花兒將開嫩蕊乍吐，

綠葉清香把鼻撲。

韓憑：（唱）粉蝶雙雙花間舞，

就好像你我

貞夫：（接唱下半句）恩愛夫婦。

韓憑：（唱）真正是春色宜人賞心悅目，

(韓憑拉貞夫，貞夫羞躲之。)

貞夫：(唱)像這樣美景良辰你正好讀書！

韓憑：(唱)我在窗前一望，

貞夫：(唱)雨後天涼你關上窗戶。

(貞夫關窗。)

韓憑：多謝娘子！

(韓憑走近書案，翻看詩書，貞夫給倒上

茶。)

貞夫：(唱)夫君你且把書念，

我去給你取件衣服。

韓憑：(望貞夫進臥室，幸福地)

(唱)韓憑我享不盡新婚的福，

貞夫他溫柔典雅我心滿意足。

(貞夫拿衣出。韓憑有意地合上書叨念。)

韓憑：關關雎鳩，在河之洲……

(貞夫給韓憑披衣服。)

韓憑：關關雎鳩，在河之洲……

貞夫：你怎麼淨念這一句呢？往下念嗎！

韓憑：下面嘛，我忘記了。你來幫我念！

貞夫：我不曉得。

韓憑：我當真的忘記了。關關雎鳩，在河之洲，關

關雎鳩，在河之洲……

貞夫：哎呀！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嗎！

韓憑：好一個「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哇！

(唱)我雖然不敢比君子，

咱也算琴瑟調和好夫婦！

來，來，來，你陪爲夫把書讀，

(拉貞夫。)

貞夫：(唱)拉拉扯扯多不雅儒。

韓憑：(唱)上床你我是夫婦，

念文章一個師來一個徒。

(白)來！

(讓坐，貞夫竊笑。)

韓憑：請來上坐！

(韓母上。韓憑、貞夫忙躲開。)

貞夫：婆母！

韓憑：母親！

韓母：憑兒，今日你到村裏去過無有？

韓憑：尚未出去。

韓母：爲娘聽說今年進京的人就要啓程了，不知是真的，還是假。

韓憑：這……想來不會如此急迫，再者我們已經約定一同前去，他們哪能不告訴孩兒。

韓母：一年很難遇見一次，你既有意進京求官，可不要錯過了時機呀！

韓憑：是。

貞夫：如此，夫君何不前去打聽打聽？

韓母：打聽明白何時啓程，也好做一準備！

韓憑：兒遵命。

（貞夫幫韓憑穿上衣服。）

韓母：我兒要早去早回！

韓憑：是。

（韓憑下。貞夫給韓母倒茶。）

貞夫：請婆母用茶！

韓母：媳婦，憑兒進京求官，你意如何？

貞夫：苦守寒窗，爲的是爲國効勞，光宗耀祖，雖說媳婦不才，也不能……

韓母：不能阻攔，爲娘也就放心了。

貞夫：婆母只管放心！

（韓憑上。）

韓憑：（唱）進京人們就要上路，

爲前程我只得也奔京都。

（白）母親！

韓母：進京之事，可曾打聽明白？

韓憑：今夜三更聚齊，在鼓上路。

韓母：我兒呢？

韓憑：這……

貞夫：既然如此，就該前去才是！

韓憑：兒有意同去，還請母親定奪！

韓母：你既有此志，爲娘也就安心了。只是出門在外，比不得在爲娘的跟前，凡事都要謹慎才

是！

韓憑：是。

韓母：天已不早，你們夫妻也準備準備行裝，準備好了告訴爲娘一聲。

（韓母下。韓憑呆呆地站在那裏，顯然是前程和愛情在縹緲着他。）

貞夫：夫君！

韓憑：貞夫！

貞夫：來，再喝一杯溫茶吧！

（給韓憑倒茶。）

韓憑：唉！

貞夫：你……

韓憑：我爲了前程，也顧不得你了！

貞夫：你我的恩愛有如松柏常青，妻雖不才也不能

留戀這一朝一夕；爲了前程，你只管放心去吧！

（貞夫去把鏡子摘下來。）

韓憑：你摘它作甚？

貞夫：夫君去後，它無有用處了。

韓憑：你留着梳妝啊。

貞夫：常言道：「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暫時將它收起，等夫君回來再用。

（韓憑被感動了，拉住貞夫。）

韓憑：你……

貞夫：有甚麼吩咐，你只管說與爲妻！

韓憑：一時哪想起來許多，只是你在家善自保重，

老母堂前多替爲夫盡孝也就是了。

貞夫：老母自有爲妻奉養，你自己倒要多多地留心才是。

韓憑：多謝了！

（起一更。）

貞夫：天已不早，我們收拾收拾吧！

韓憑：唉！

（貞夫連屋，然後拿衣包上。）

貞夫：夫君！

（唱）你臨走沒有別的送，

爲妻我給你打點了幾件衣服，

帶着棉的防備天冷，

帶着單的過三伏，

大小袂衣你帶兩件兒，

準備着春秋兒好把門兒出。

韓憑：不帶也罷！

貞夫：（唱）出門子可不像在故土，

冷啦熱啦誰把你照顧！

這兒是爲妻我私房銀子二兩五，

夫君你帶着上路途。

（韓憑接過銀子。走二更。韓母上。）

韓母：（唱）梆聲響天交二更鼓，

貞夫：婆母！

韓母：收拾好了嗎？

韓憑：（唱）孩兒就要奔路途。

（白）孩兒就要走了，母親還有何訓教？

韓母：憑兒呀！

（唱）憑兒你苦讀十年書，

爲求前程奔京都。

如今就要離家登路，

但願你一帆風順美名出，

也不枉爲娘養兒多年的苦，

也不枉寒窗下你苦用工夫。

韓憑：但願如此。

韓母：（唱）我兒此去何時回故土？

韓憑：（唱）多者三年少則二載的工夫。

韓母：三年二載……

貞夫：三年二載……

韓母：（勉強壓制着心內的離愁）嗯！你放心去

吧，不要惦記爲娘，有甚麼話兒你們也說上

一說，我要歇息去了。

韓憑：謝母親！

（韓母下。韓憑看看貞夫，離去。）

貞夫：你當真要走？

韓憑：就要走了。

貞夫：既然要走，我也不能留你，爲妻有幾句知心

言語囑託於你！

韓憑：娘子有何囑咐，快些說與爲夫吧！

貞夫：夫君哪！

(唱) 慢啓朱唇尊了聲夫，

有幾句話兒你記住。

走路要走陽關路，

山野小路有匪徒。

韓憑：我是要走陽關大路的呀。

貞夫：(唱) 過河先要船來擺渡，

那水火無情可不能疏忽。

韓憑：那是自然。

貞夫：(唱) 太陽壓山兒就把店住，

怕的是天黑尋不着店屋。

進店先讓把茶煮，

燈光之下溫一溫書。

韓憑：(唱) 爲求前程奔京都，

路途上哪能不讀書。

貞夫：(唱) 出門子處事和氣爲主，

交朋友千萬長住眼珠。

居住他鄉莫忘故土，

謹記着高堂老母幾間茅屋！

在外邊莫戀風流女，

要知道家有結髮婦。

講疼講愛是老母，

知親知熱你我夫婦。

韓憑：(唱) 賢妻不必多囑咐，

爲夫我豈是薄倖之徒。

縱然是天涯海角高官厚祿，

你我也好夫婦。

韓憑若有負心處，

準被那……

(韓憑剛要盟誓，貞夫忙止之。)

貞夫：(唱) 起誓發願爲了哪一箇兒！

(起三更。韓憑、貞夫爲之大覺。)

貞夫：(唱) 猛聽得打過了催別的三更鼓，

韓憑：(唱) 爲夫就要上路途！

貞夫：(唱) 更鼓催人我留也留不住，

但願你平安到京都。

韓憑：（唱）草堂前多多的孝敬老母，

貞夫：（唱）有官無官你捐封家書！

第二場

人物：梁伯、韓憑、書僮。

時間：距前場六年之後。

地點：梁伯府第。

（幕啓，書僮拿名帖上，邊走邊向後囑咐。）

書僮：您先等會兒，我去回稟一聲。（向內）請老爺！

（二幕啓，梁伯上。）

梁伯：何事？

書僮：啓稟老爺，韓大人求見！

（遞名帖，梁伯不理。）

梁伯：哪一個韓大人？莫非就是那窮酸的韓憑？

（韓憑拿衣包下。）

貞夫：（逕至門前，半晌，痛苦無力地）夫君！

——幕

書僮：就是那韓……

梁伯：哎！他是何等樣人，在老夫面前也敢稱一聲

大人。以後，只叫他韓憑就是！

書僮：是。老爺，人家求見哪！

梁伯：哼！他進京六年之久，並無半點孝敬之意，

我哪有工夫見他！

書僮：是。

（書僮欲走。）

梁伯：回來！

書僮：老爺。

梁伯：見了韓憑就說：我正在衙門跟隨大王出京遊

獵之事，無暇相見。

書僮：是。

（梁伯拂袖入內，書僮出，二幕閉。）

書僮：韓大人！

（韓憑上，已官服。）

韓憑：多勞了。煩勞帶路！

書僮：慢來。

韓憑：怎麼？莫非梁大人不在？

書僮：我們老爺正準備跟大王打獵去呢，沒工夫！

韓憑：唉！

書僮：改日再來吧！

第三場

人物：韓母、貞夫、陳老伯。

時間：接前場。

地點：韓家庭院。

佈景：韓家的籬笆小院，籬笆上爬滿了喇叭花。院

中有大樹一株，枝葉茂密，形如車蓋。樹下

韓憑：多謝了。

（書僮下。）

韓憑：想我進京六年之久，名不顯，官不達。只說再見梁伯一面，論論治國安邦之策，沒想又遭以白眼相待。這才叫「運去黃金失色」呀！

（唱）滿腹經綸無處用，

京城之內困住了韓憑！

（白）唉！

（韓憑下。）

——幕

有古石二、三，自然形成了石桌石椅，可供乘涼。其側有少許花草，另側是貞夫種的蔬菜，稍遠，則是韓家的居室，門、窗皆可見。

（幕啓，貞夫正在院中澆菜。）

貞夫：（唱）獨自前庭澆蔬菜，

澆菜難把心事消。

我給憑夫寫了信，

婆母前去託人捎。

不知找到沒找到，

澆菜心裏也惦着。

（呆立，沉思，慢騰騰地又去打水。下。韓母拿信上。）

韓母：（唱）春去夏來草兒青，

寒來暑往歲月增，

只見鬢邊添白髮，

不見我兒回家中。

六年不見兒的影，

想要捎信又無人進京！

（躊躇踉蹌地走向樹下，果望）

（白）兒啦！兒啦！

（貞夫上。見韓母的情形忙放下水桶。）

貞夫：婆母！

（奔向韓母。）

韓母：兒啦，你可回來了！

（一把拉住貞夫，信脫手而落。）

貞夫：婆母，是媳婦來了。

韓母：啊！

（唱）眼兒憑兒回家轉，

為何又是一場空。

貞夫：婆母，兒夫自有歸來之日，不必掛記於他。

韓母：唉！

（貞夫搬起信來，給韓母。）

貞夫：這信……

韓母：無人進京，你就收起來吧！

貞夫：是。婆母，請回房歇息去吧！

韓母：唉！

（唱）孝道的媳婦令人敬，

怎奈難忘我兒韓憑。

貞夫：（搬起信，扶韓母屋去。然後出來果呆

地）

(唱) 貞夫呆呆面對蒼空，

千頭萬緒暗自叮嚀。

婆母想兒昏沉不醒，

(韓母內白)「憑兒——憑兒——」

又聽見婆母夢中叫韓憑。

(白) 唉！

(唱) 夫君你只顧出門在外，

怎不念老母爲妻在家中？

臨去時你言說多者三年少則一載，

却爲何六年信不通？

花能重開月有重圓日，

夫妻一別怎不相逢！

莫非你做官不得重用？

(白) 哎呀，不會的。我那憑夫精通詩文，

多才多藝，哪有不被重用的道理。可是，這

又爲的甚麼哪？啊！

(唱) 莫非你忘了夫妻情！

(白) 哎呀，貞夫，你怎麼胡思亂想起來

了！憑夫他對你情意深重，哪會忘啊！啊，
啊！

(唱) 準是那路途遙遠行人少，

無法捎信回家中。

(白) 是了。就是這個道理。你就放心等着

吧，他會回來的呀！

(唱) 你可知爲妻在家把你等？

(走風了)

(白) 怎麼，起風了。

(唱) 忽然老天起了風。

狂風你若通人性，

請將風聲傳人聲，把我的話兒傳給韓

憑。

(雁叫)

相託狂風不言語，

大雁嘎嘎叫幾聲。

雁哪雁哪慢展翅，

有封書信捎到京城！

(雁落)

(白) 哎呀，當真的落下了。你且等等，我給你取信去！

(剛要走，雁飛起)

(唱) 大雁只管掠空叫，

爲甚麼落地又騰空！

(陳老伯上，叩門。)

貞夫：啊！

陳老伯：裏邊有人麼？

(貞夫急至窗下。)

貞夫：婆母，外邊有人來了。

(韓母上。)

韓母：在哪裏呢？

貞夫：正在叩門！

(貞夫進房去。)

韓母：哪個？

陳老伯：媽媽，請了！

韓母：有事麼？

陳老伯：我乃行路之人，特來討杯水喝！

韓母：這就是了，請到裏邊用茶！

陳老伯：如此，叨擾了。

(韓母將陳老伯讓至樹下。)

韓母：哪裏，請坐！請問老伯貴姓！

陳老伯：老夫姓陳哪，媽媽呢？

韓母：姓韓。

陳老伯：韓媽媽請多方便！

韓母：不必客氣。媳婦，打茶來！

(貞夫在內應：「來了！」端茶上。)

韓母：老伯，請來用茶！

(貞夫倒茶。)

陳老伯：多謝了。

韓母：啊，老伯，你這是往哪裏去的？

陳老伯：我趕腳進京，路過這裏。

貞夫：(旁白) 上京的！(拉韓母) 婆母，老伯既

然進京，何不相託捎封信去？

韓母：待爲娘問過。啊，老伯，我家有封舊信，有

意相煩捐進京去，不知能否代勞？

陳老伯：不知捐與何人？

韓母：我兒韓憑。

陳老伯：韓憑？進京幾年了？

韓母：如今，整整六年了。

陳老伯：啊！（屈指計算）是不是白淨臉膛，粗眉毛

大眼瞼，如今也不過二十五、六歲的光景？

韓母：正是我兒，莫非老伯相識？

陳老伯：六年之前，我們是一道進京的。信嘍，就

交給我吧！

韓母：媳婦，取信來！

貞夫：是。

（貞夫進屋，拿信出。）

貞夫：（唱）手拿書信喜盈盈，

這才是上天幫我把信通！

憑夫他若見了信，

久別夫妻能相逢。

高高興興遞給婆母，

（白）婆母！

（韓母接信，給陳老伯。）

韓母：老伯，有勞了。但不知要多少腳錢？

陳老伯：別人的書信，我是千金不捨；你們的嘛，

我是不要錢的。

韓母：多謝老伯！

貞夫：（唱）謝謝老伯的好心情。

老伯捐信進京去，

拜託面交我夫韓憑。

倘若不見憑夫面，

煩老伯燒掉信一封。

陳老伯：我記下了，就此告辭。

貞夫：啊，老伯，吃杯水酒再走吧！

陳老伯：天已不早，我還要趕路，多謝了。

韓母：送老伯！

陳老伯：請！

（陳老伯下。）

第四場

人物：宋康王、梁伯、四武士、貞夫。

時間：前場之後。

地點：韓憑家鄉的桑園。

佈景：晴空萬里，白雲蕩漾，遠處山嶺隱約的起伏着，近處則是一片翠綠的桑林，間以野草鮮花。

（幕啓，四武士引梁伯、宋康王上。）

梁伯：啓稟大王，來在桑園！

宋康王：歇馬片時，隨從人等，退在柳林！

梁伯：隨從人等，退在柳林！

四武士：是。（退下。）

宋康王：梁伯！

梁伯：大王。

宋康王：隨從孤王，在此觀賞一回！

梁伯：遵旨。

宋康王：好一片美景啊！

（唱）這桑園真乃是一片幽靜，

梁伯：（唱）風徐徐白雲高旭日當空。

宋康王：（唱）孤王歇馬逢勝境，

梁伯：（唱）這乃是天賜桃源把駕迎。

宋康王：哈，哈，哈！

（宋康王、梁伯慢步步入桑林深處。貞夫提竹籃上。）

竹籃上。

貞夫：（唱）手提竹籃進桑園，

採來桑葉好養蠶，

蠶食桑葉吐絲成綫，

好來奉養婆母老年。

攀住桑枝兒不待慢，

一葉一葉摘入竹籃，

攀一枝，枝兒顫，掛了我的臉，

一鬆手桑枝兒它又還了原。

摘一葉又一葉眼看竹籃滿，

嫩葉清香撲鼻尖。

(貞夫逐漸往桑林深處摘去。宋康王、梁伯

慢步遊賞，偶見貞夫。)

宋康王：(唱)呀，誰家的婦人把桑採？

梁伯：(唱)真正是萬綠叢中的一朵牡丹！

宋康王：(唱)不見面容只露後影，

梁伯：(唱)桑枝桑葉遮住容顏。

宋康王：(唱)孤王到此增遊興，

桑園之內會會天仙。

(奔向貞夫。貞夫驚慌地奔回。)

貞夫：(唱)一籃桑葉沒採滿，

哪兒來的官兵進了桑園。

是非之地莫久站，

急忙繞道兒把家還。

(貞夫剛要繞道回家，對面柳林響鈴響，忙

又退回。)

貞夫：啊？

(唱)狹路相逢還可怎麼辦？

(宋康王、梁伯奔出。)

宋康王：哈，哈，哈！

(唱)真正是天仙下了凡！

(唱)小娘子！

貞夫：軍爺有事麼？

宋康王：這……

梁伯：請問小娘子，這裏是一城，可是一鄉啊？

貞夫：乃是一鄉啊。

梁伯：這裏的人們是務農爲生，還是經商爲業呀？

貞夫：偏僻的鄉村都是務農爲生啊。

梁伯：小娘子你……

宋康王：你拿的甚麼東西？

貞夫：乃是一籃桑葉。

宋康王：如此，你也是個農婦了？

貞夫：軍爺說的甚是。

梁伯：清香的桑葉！

宋康王：美麗的農婦！

梁伯：清香的桑葉！

宋康王：美麗的農婦！哈，哈，哈！

（貞夫敢起而不敢言。突然柳林鳥叫。）

宋康王：哈，哈，哈！

貞夫：軍爺，馬叫了。

（宋康王、梁伯剛一回頭，貞夫昂然而下。

宋康王見貞夫已去，頗為惋惜。遠望、白

幡。）

宋康王：清香的桑葉，美麗的農婦！

梁伯：大王！這一女子長的如何！

宋康王：十分的美貌！

梁伯：絕色的佳人！

宋康王：孤家此番遊獵，得遇此絕色美人，真乃上

天所賜。

梁伯：大王洪福。

宋康王：來呀！

（四武士上。）

四武士：喳！

宋康王：將適才那一探桑女子與孤帶回宮去！

四武士：是。

梁伯：且慢。（向宋康王）大王，此事可萬萬使不

得。

宋康王：哦。這宋國山河皆歸孤王執掌，她一個小

小的女子有何使得不得的。

梁伯：如今大王正想一統霸業，威振諸侯，若帶此

女而去，雖是小節，也恐有損王威！

宋康王：難道孤家就罷了不成？

梁伯：依臣愚見，回朝之後再接她入宮，也不爲

遲。

宋康王：嗯。孤王就命你去辦，辦好自有重賞！

梁伯：是。（向武士）命你二人前去打聽那一探桑

女子，是何人之妻誰家之女，打聽明白，速

報大王！

武士：是。